

詹家屯的“千里走单骑”

赵红薇 文 孙鲁荣 图

2004年8月,因为要拍摄《千里走单骑》,张艺谋委托剧组的主创人员来到贵州安顺寻找地戏,当地一位民俗专家带着他们来到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的詹家屯,让这里的三国地戏队跳了一段《千里走单骑》,剧组就决定了让詹学彦等8名队员赴云南丽江参加电影的拍摄。

在拍摄中,詹学彦作为剧中重要角色李佳明的替身,表演了两段地戏。监狱里的那一段,小小的舞台上,随着鼓锣铿锵,詹学彦卖力地舞起大刀,随着他的舞动,战旗、战袍以及面具上的凤尾毛都摇动起来,高亢粗犷的唱腔也随之响起,关羽的忠义表现得气贯长虹。詹学彦说,拍摄那天,张艺谋连连拍手叫好。之后,他们又按张艺谋的要求表演了《战潼关》片段。詹家屯地戏队参与拍摄前后用了近20天时间,两段地戏在后来的影片中共占了约20分钟的戏份。因为《千里走单骑》,许多传统文化爱好者,研究者纷纷前往剧中雉戏的表演地——云南丽江,结果都扑了个空。对此,詹家屯人一直耿耿于怀,以致想到运用法律来讨要署名权。沸沸扬扬的官司过后,詹家屯开始为更多人知晓,不少人慕名来寻访《千里走单骑》中“云南雉戏”的真正出处,笔者也是其中之一。

平坦的田园、小桥流水、幽深



战旗、战袍、面具是安顺地戏必备的行头

的巷道、树木掩映着的老屋……置身古老的屯堡,感受600年前遗落在这里的大明古风,詹家屯给人以返璞归真的印象。

詹学彦家就住在村头。随着他的叙述,一个个穿越时空的画面,让我们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替中,感受到了真正的安顺地戏。

安顺地戏以村寨为演出单位,一个地戏队一般只演一部大

书,称“一堂”。如今,在安顺的西秀、平坝、普定、镇宁、关岭、紫云等地一共有300余堂地戏,每一堂地戏由“戏头”或“神头”负责,演员有二十多人不等,基本都是村中大姓,有传承关系。在詹家屯,以詹、曾两姓为主的地戏队跳的是“三国”。詹学彦告诉笔者,“三国”地戏是詹家和曾家的祖传,这其中的缘由来自詹家和曾家祖上义结桃园的故事。



传承人詹学彦

明洪武十三年,云南文山尚未平定,詹姓祖先和曾姓祖先奉命征讨,在花江之战中曾姓祖先战死,幸得詹姓祖先抢救出尸体。之后,詹姓与曾姓义结桃园并将“三国”故事改为地戏,以纪念两家的生死之谊,并世代传唱,到了詹学彦他们这一代已传至十六代。最精彩的三国地戏有《千里走单骑》、《三英战吕布》、《三下河东》、《战潼关》、《义结桃园》。詹学彦说,詹、曾两家的地戏不同,舞的是真刀真枪,操练不好便会受伤,那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

詹学彦9岁时开始跟父亲学跳地戏,常常和人们一道去各村演出。每年的新春佳节和农历七月稻谷扬花时节,为了祈祷来年风调雨顺、村寨平安,以大姓为主体的农民戏班都会在寨中空地围场跳地戏,那是全村男女老少最高兴的时候。地戏的演出非常郑重,整个程序由开



8月17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的第29届纽约下城舞蹈节上,印度舞蹈艺术家在表演印度传统舞蹈剧《卡达卡利》,一年一度的纽约下城舞蹈节以户外演出的形式让观众无须买票就可享受到专业级的舞蹈表演。

新华社记者 申宏摄

在家乡的山水中喊歌才有激情

——唱薅草锣鼓的“山歌世家”

本报记者 杜洁芳

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贺家坪镇李家槽村,蜿蜒的山路上总能听到忽远忽近的山歌声。这里地处山岗之中,人烟稀少,方圆两公里内看不到人影,于是站在不同山岗以山歌对答就成为人们互相联系的一种方式。

王家是村里有名的山歌世家,父亲王纯成以及王爱民、王爱华兄弟都有着粗犷豪放的嗓音,深受大家喜爱。王纯成是村里有名的山歌王,“出门一声喊,进门一声汪”便是他留给乡亲们最深刻的印象。年轻时家里穷,总要干活到深夜,有时为驱赶困意,他会与大伙儿边劳动边唱歌,久而久之,对山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那时,村里的一些大户人家在农忙季节常常要雇一些劳力,同时要请上四五个嗓子好的人在田头敲锣、打鼓、唱歌,之后便逐渐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田间艺术——薅草锣鼓。王爱民说:“父亲当时学山歌是为了挣工分。以前村里的人一起薅草(用锄头给地里的庄稼除草)时,一天的工分是两分,打薅草锣鼓一天就能挣到双倍工分,父亲便拜当地有名的民间艺人钟祖槐为师学唱山歌。父亲说,喊上几句山歌浑身都

舒服,干活都比别人快一倍,每天一唱起歌来,吃不愁,穿不愁,什么烦恼的事都忘了。”受父亲影响,王爱民兄弟俩自小就能像模像样地哼山歌了。

据王爱民回忆,小时候每天放学后,离家门口还隔着几道山梁就会放开喉咙喊山歌,正在田里忙碌的父母听见声音就知道孩子们要回来了,该回去做饭了。有时候,父亲也会和他们对上几句。在几个兄弟当中,父亲最看好的是王爱民。他的声腔能高出正常人八度音,嗓音条件得天独厚。他从小学习成绩也不错,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但读到高二时,因家里困难只得辍学。那时,父亲王纯成的名头已经叫得很响了,很多人都来他们家学打锣鼓、唱山歌,王爱民闲着没事也会跟着喊上几嗓子,时间一长,他也加入了父亲的团队。

十七八岁时,王爱民便随父亲四处“云游”。村里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要请人去唱歌,父子二人常常应邀齐上阵。慢慢地,父亲能唱的歌,王爱民都会唱了,有的唱得比父亲还好。“唱多了,感觉只要想唱什么音,都能唱得出

来,而且一口气可以唱很长时间,拖蛮高的音。”

王爱华从小也非常喜欢文艺,但他没有像父兄一样成为民间艺人。13岁时,王爱华考进了县歌舞团,又被送到武汉音乐学院学了两年舞蹈。之后,他开始自学小提琴、扬琴、竹笛、架子鼓等乐器。1998年,王爱华进入葛洲坝集团下属的三峡艺术团工作,在乐队里担任架子鼓手。虽然他没有正式跟父亲学过山歌,但家庭环境加上一副遗传的好嗓子,让王爱华对唱山歌很有感觉。

王爱民的儿子王浩宇今年13岁,在父亲的熏陶下,如今也能唱上十几首山歌,几年前还跟随爷爷王纯成在北京登台演出。王爱民对儿子继承山歌的事并不强求,他说:“这还要看他自己的兴趣,目前最要紧的是学习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创新、发展长阳山歌的基础。”

2004年8月,在三峡车溪风景区打工的王纯成、王爱民父子二人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获得歌王奖。2006年,王爱民与王爱华组成“农民兄弟”组合,参加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

“闷”是辽宁岫岩民间对谜语的俗称,按照当地人的发音习惯,“闷”常常被读为“闷儿”,“谜语”这样正规的称呼是很少听到的。当地人把猜谜语称为“破闷(儿)”“猜闷(儿)”或“懈闷(儿)”。据老人们讲,“闷”的题材十分丰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钻的、灶上使的、家里用的、田里种的、盆里栽的、檐下养的、垄上开的、嘴里塞的……都能在“闷”中找到生动的展示,如以年画为题而出的“闷”——“溜墙走,贴墙站,光穿衣服不吃饭”。

“破闷”在岫岩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多以口传心记的方式流传至今,如今六七十岁的老人一般都能信口说出几个。家住岫岩镇蓝旗村五间房居民组的徐桂兰老人今年69岁,是村里的“破闷”高手之一。徐桂兰文化程度不高,只在“大跃进”时断续读过3年夜校。可是,她懈起“闷”来却是技艺高超,村里的大学生也比不过她。老“闷”只要从她的耳朵里一过,十有八九都能给懈出来。徐桂兰不仅很能“懈闷”,“出闷”也很拿手。她出的“闷”往往都是即兴而发,张口就来,如以蘑菇、核桃、桃子、樱桃为题而出的“闷”——“老大草里爬,老二一脸疤,老三歪嘴儿,老四一包水儿”……

在蓝旗村,像徐桂兰这样会“破闷”的老人很多。据梁世红介绍,她们这代人的童年没有太多

的娱乐消遣方式,破闷、讲故事、哼小调就是最大的乐了。那个时候,晚饭后纳凉、生产队干活间歇,人们就会聚拢在一起,在树下,在山边地头,都少不了“破闷”的人。村里已故的岫岩民间故事家佟凤乙、李成明,当年也都是“破闷”的高手。

据徐桂兰的妹妹徐翠清讲,

当时“破闷”还流传着一个很有趣的规矩,那就是“不带报输”,即:“闷”说出来以后,“懈闷”的人不能向旁人索取答案,也不能向“出闷”的人索取答案,只能硬猜。所以,在徐翠清这辈人年轻的时候,谁都能有个人懈不出的“闷”为宝贝,谁也不会将“闷”的答案轻易告诉别人。比如徐桂兰当年以擀面条为题而出的“闷”——“一片浮云九地遮,好像霸王推撼车,五虎拿下晴天斩,一道板斧斩白蛇”,就曾足足憋了佟凤乙两天,才破解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岫岩民间“闷”的总量可达千余则。然而,随着社会转型对民俗文化的冲击,外来文化输入对民俗文化的渗透和更多娱乐方式兴起对民俗文化的挤压,储量丰富的“闷”已渐行渐远。如今,二三十岁的人对“破闷”已经不再抱有浓厚的兴趣,“闷”正在淡出人们的生活。目前,岫

岩满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针对“破闷”的濒危状况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将搜集到的“闷”编辑成童谣集、儿童拍手歌集和儿童连环画集等美好愿望,至今还不得不停留在创意阶段。

17个非洲国家签署协议保护传统文化

据新华社消息 据肯尼亚《人民报》8月16日报道,17个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日前共同签署一项知识产权协议,为保护本地区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提供了统一依据。

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加纳、肯尼亚、苏丹、乌干达等17个国家日前在纳米比亚海滨小城斯瓦科普蒙德签署了这项协议。协议包括哈拉雷协议和班珠尔协议两部分。哈拉雷协议规定了专利权、工业设计权的注册和保护办法;班珠尔协议则规定了商标权的注册和保护办法。协议还规定,各成员国应依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有关规定,主动保护本国传统文化资源。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表示,虽然现有的

17个成员国大多数为英语地区国家,但加入该组织没有语言和地区限制,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均可加入。在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地区,人们对民间传说、民族音乐、传统手工艺等历史遗留的文化资源缺乏有效保护,以至于这些资源不断被一些发达国家无偿或非常廉价地使用。

200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应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政府间委员会(简称IGC),明确了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艺的“国家主权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和利益分享原则”,以期充分考虑并保护这些重要资源提供国的利益。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走进校园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了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等非遗项目进校园研讨活动。研讨会上,北京市一些中学的校长表示,将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活动。

大家一致认为,传承、保护、宣传、弘扬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是遗产保护单位的一项历史责任,保护的重要环节是加强宣传教育,而教育的重心在青少年,教育渠道的主体在学校。

据介绍,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是通过千百个乃至上万个建筑构

件的拼装组合得以实现。这些构件使用榫卯结构技术,通过精确的计算和成熟的经验组装而成,其中包含了力学知识,凝结了独特的审美情趣。为了使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的基本知识得以普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专家主持研发了“托宝”系列古建筑拼插模型,采用现代注塑工艺制成,富有知识性、艺术性和体验性的特点,可以作为教具供学生在课堂和课外活动中使用。该项目已获得2009年文化部科技创新奖。

辅以普查线索和统计表格,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沈阳市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果。此次展览先在铸造博物馆举办,之后将在社区和学校进行巡展。

(邱 禹)

沈阳举办非遗项目巡展

本报讯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非遗中心组织了非遗保护项目巡展活动。此次展览以文字介绍和图片为主,详细介绍了沈阳市进入国家、省、市、区四级保护名录的非遗项目的技艺特点,



王爱民、王爱华兄弟